



點滴 陳復生

西花廳的海棠花又盛開了

每年3月，當海棠花綻放之時，正好紀念我們國總理周恩來的誕辰——3月5日，今年適逢周恩來的誕辰125周年，中南海西花廳的海棠花如今境況如何呢？這個周總理昔日度過26載歲月的故居，庭院種植了許多海棠樹，每當海棠花開，日理萬機的周總理總要抽空和夫人鄧穎超一起漫步，欣賞風姿綽約的海棠花。有時候工作至夜深，周總理又愛走到海棠樹下，迎來清淡花香，洗滌心靈，彷彿能解去一切勞累。

周總理曾讚嘆，海棠是一種非常清香的花，人人鍾愛；他覺得海棠花——溫順、古樸大方、不張揚，花與花之間緊湊而細膩……從此，西花廳的海棠花和周總理結下不解之緣！1988年，也是周總理離世的12年，長居於西花廳的鄧穎超睹物思人，回憶起她和周總理的當年點滴，深情地寫下了一篇散文《海棠花祭》，選錄如下：

「春天到了，百花競放，西花廳的海棠花又盛開了。看花的主人已經走了，離開了我們，他不再回來了。你不是喜愛海棠花嗎？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這個海棠花盛開的院落，就愛上了海棠花，也就愛上了這個院落，到這個盛開着海棠花的院落來居住。你住了整整26年，我比你住得還長，到現在已經是38年了。」

「你在參加日內瓦

會議的時候，我們家裏的海棠花正在盛開，因為你不能看到那年盛開着的美好的花朵，我就特地剪了一枝，把它壓在書本裏頭，經過鴻雁帶到日內瓦給你。」

「遙想當年，我們之間經過鴻雁傳書，飛過歐亞大陸，越過了海洋，從名城巴黎，到渤海之濱的天津。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你寄給我的印有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像的明信片，你在明信片上寫了『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那樣，一同上斷頭台』這樣英勇的革命的誓言。我們的愛情總是和革命交織在一起……經歷了幾十年也沒有任何消滅。」

「你不在，可是每到海棠花開放的時候，常常有愛花的人來看花。在花下樹前，大家一邊賞花，一邊傾懷你，想念你，彷彿你仍在我們中間。你離開了這個院落，離開它們，離開我們，你不會再來。你到那裏去了？我認爲你一定隨着春天溫暖的風，又踏着嚴寒冬天的雪，你經過春風的吹送和踏雪的步伐，已經深入到祖國的高山、平原，也飄進了黃河、長江，經過黃河、長江的運移，你進入了無邊無際的海洋。你，不僅是爲我們的國家，爲我們國家的人民服務，而且你爲全人類的進步事業，爲世界的和平，一直在那裏跟人民並肩戰鬥。」

——謹以此文共同緬懷我們尊敬的周總理！



◆已故周恩來總理和夫人鄧穎超生前總愛抽空漫步於海棠花盛開的西花廳。作者供圖



文公子手記 文公子

應堵塞網上錯版國歌另一漏洞

上星期在波斯尼亞舉行的世界冰球錦標賽中，又再發生播錯國歌事件。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協暨奧委會）事後發表聲明，表示高度關注，除會繼續向香港冰球協會查證外，並已分別要求該會及國際冰球總會提交書面調查報告。

據悉，起因在冰球協會未有跟隨指引，並無在出發前向港協暨奧委會索取包含正版國歌和區旗的工具包。港協暨奧委會指出，自去年11月起已多次向所有體育總會發出通告及安排簡介會，要求各會須按指引，向賽事主辦機構提供正確版本的國歌和區旗，並在播放國歌或升旗區旗前，再次核對所使用者為正確版本。

文公子常言，危機要在未發生前開始管理。在危機管理角度而言，港協暨奧委會明顯已盡力防範問題。然而，正如梅菲定律（Murphy's Law）所言：「任何會出錯的事情，總會出錯」；此亦為危機管理者務必審慎之處。不要以為只要事前做了準備工作，就可完全防止危機發生。事前準備，只是望能盡量減低危機發生的概率，並在危機一旦發生時，能將傷害程度減到最低。

要防止問題再次發生，港協暨奧委會恐怕應多走一步，不是只要求各總會前往外地參賽前來取工具包，而是向已知會到外地參賽的團體，主動送上工具包，甚至是強制每個總會，都保存一個工具包，以備往外地參賽所需。

據新聞報導，過往的播錯國歌事件，起因大都是主辦單位未獲得正確的國歌版本，因而上網搜尋。特區政府曾將事件歸咎於谷歌（Google）未有將不正確的搜尋結果沉底，於是很容易搜出錯誤的版本。事實上，除谷歌外，政府可能忽略了另一個罪魁禍首，就是YouTube。

一般而言，要播放音樂，最直接的做法，是在YouTube搜尋音樂和視頻檔案。只要在谷歌搜尋「香港國歌」，亦會先顯示出YouTube的搜尋結果；問題也明顯在於YouTube將錯誤版本排到最前。究其原因，是在「黑暴」亂港期間，不少網民將反修例歌曲上載到YouTube，並將之標識為「香港國歌」。YouTube的人工智能當然不懂區分，因此就在有人搜尋「香港國歌」時，將錯版歌放在最前。外國的主辦機構不明就裏，自然就播錯歌。

要撥亂反正，特區政府除了要和谷歌商議外，更應自行製作大量國歌版本，放上YouTube，與錯版國歌抗衡數量，自然就可將正確的搜尋結果推前，也可盡量避免尷尬事一再發生了。



淑梅足跡 車淑梅

婦女節 一何永賢為姐妹們打氣！

迎接婦女節「舊日的足跡」專訪「房屋局」第一位女局長何永賢，回想去年為何願意由「建築署」署長接受局長的任命？「我遇上問題先會用腦去思考，決定時再問個心，有一個不斷浮現的想法，我好愛香港，（香港）好美，我們應該學習欣賞自己的城市，幫助它發揮得更好。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潛力好大。自己有能力幫到這個美麗的城市，我感到好榮幸！」

局長時常落區推介「簡約公屋」，到底本人可有住過板間房或公屋？「好有趣，小時候我住在車房後面，那裏有很多豪華房車，我住的位置和車房中間相隔一堵牆，那兒有一扇小氣窗，凡有人開車，汽油味好大，媽媽會要我們關窗，不要讓死氣吹進來，出車後又要我們打開氣窗通通風。那個空間有點像簡約公屋的示範單位，300多呎左右。當年睡醒架床，哥哥睡上面，我睡下邊。爸爸的床是子母床，媽媽睡在中間，我們3人是拍着睡的。前面有一張摺枱用作做功課和吃飯。單位面積雖小卻在好好的區份，位於旭龢道和羅便臣道附近。」

為何局長小時候會住在那裏？「戰亂時，祖母帶着父親逃難到香港，他大概十四五歲來到這大戶人家打工，他們就住在旭龢道一座滿有殖民地色彩的花園大宅。爸爸做得好，老爺爺更將車房的位置給爸爸居住，後來爸爸結婚生子，我由出生至大學都在那裏成長。我小時的花名叫『大眼女』，大宅對我影響很深，迴廊、古董、字畫、花瓶等等，那些充滿色彩的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使我對藝術和建築起了莫大的興趣。」

可能正因如此，局長對住在蝸居的市民有深切感受，「推行簡約公屋是社

會的投資，可能培育到未來的人才，期望二三十年後會有一班朋友說，其實我當年都住過簡約公屋或過渡性房屋，讓我度過了小時候一些艱難的日子。試想，如果一個小朋友由5歲至10歲，可以搬到這樣的環境會影響一生的！」

居住問題在香港是重中之重，責任重大，家人如何支持自己？「我好感激媽媽，她90歲了，周末我們會回娘家吃飯，她的手和頭腦好靈活，時常創出新菜式！媽媽的飯糰和湯是我們最大的精神支柱！（你也煮嗎？）哈哈，我太幸福了，媽咪自小不許我們入廚，我的丈夫也喜歡下廚，所以我的廚房都是屬於他人的，我只是助手。」

局長的服飾和髮型備受好評，是有專人設計的嗎？「建築師最愛穿黑色，很多活動模型是白色，人是黑色，大家笑言是否黑白相？我年紀大開始轉穿一些淺色的衣服；髮型方面我要多謝我的髮型師，未結婚前已經光顧他，當年我是長頭髮鬚，就像空姐。至我生BB為求方便，剪短了。短頭髮就是有這樣的魅力，愈剪愈短，再生一個又再剪短一些。」

婦女節，局長怎樣為姐妹們打氣？「女性很容易想多了……有一次聽琵琶《十面埋伏》，演奏家分享初學時每一粒音都拚命的彈下去，練多了發覺如要彈得好，要抽離一點；理由可能和做人一樣，放鬆一點當自己是觀眾，可能反而會走得遠一點，舒服一點。」

行內人都形容局長投入、打得、捱得、身體力行、謙虛、EQ高……「我真不虛當，但我喜歡擁有謙虛的特質，這是從母校聖保羅男女中學學到的，當年老師帶隊參加比賽，老師教導贏輸都不要大叫，要顧及別人的感受！」

我明白了，局長好人緣的最大原因，她擁有一颗暖暖的同理心！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兒時曾住車房。作者供圖



紅香館 查小欣

陳偉霆主演逾2億大製作

陳偉霆紅遍內地，闊別香港電影10年，獲大導演林超賢欣賞，特地為他度身訂做大製作《爆裂點》，由他和張家輝主演。電影投資超過2億元人民幣，為演好角色，陳偉霆放下內地所有工作，專誠留港拍該片。去年中，在電影開鏡前，跟他在港敘舊，他一身黑色運動裝、架上墨鏡，帥氣逼人，踏入餐廳吸盡眼球。

他剪了陸軍裝，原來是《爆裂點》角色的造型，身形明顯瘦了，肌肉結實，鋼條型，當時仍未公布片名，他跟我說：「暫時要將片名和導演保密。」當然沒問題。為演好戲中角色，他先在北京考獲槍證，加深對槍械認識，揸起槍來可以更熟練。他得知戲中跟張家輝有不少對打戲，要互相對打，他積極操練，跟教練學拳，非常勤力，首度跟他合作

的張家輝大讚他拍打戲處理得很好，勤力又好身手。

跟媽媽同月同日生的陳偉霆，自小侍母至孝，母子關係親密，因為疫情，兩年多沒回香港，他非常掛念媽媽，今次回港他盡量抽時間陪媽媽，不放过一分一秒，要開工就帶媽媽去看他拍戲。而在陳媽媽眼中，他仍是小孩子，每晚在家等他收工，甚至凌晨3、4點也要等，為的是給他一碗愛心暖湯。

陳偉霆外表很潮，生活習慣則健康過健康，不煙不酒，生活規律，每天保持運動。不用開工的日子，會約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行十多人去遠足。上長城，或踏單車遊北京。他念舊、真誠，雖然紅遍內地，身邊的好友仍是昔日中學同學，回香港必跟他們敘舊。遇上不認識內地實際情況的朋友，他會做親善大使，買機票、訂酒店請這些朋友北上，去親睹內地發展一日千里的面貌。

電影早已殺青，相信很快又回來，因他老闊楊受成另有兩部電影預了他主演。



◆跟陳偉霆敘舊很愉快。作者供圖



百家廊 高明昌

春要捂的

這幾天，感覺是出奇的冷，到綠地那裏看孫女去，開車打暖風都來不及，腳就只好乾冷着，屁股只能坐在冷墊子上。周日下午3點半，我和妻子去了老家，進門問母親如何？母親說，本來想將羽絨衫換一換、洗一洗，現在不洗了，再穿幾天。我說對，我感覺這幾天背脊骨陰陰的。母親說，你沒少穿吧，我說沒有。母親解釋說主要是我的骨頭鬆了。來老家拉家常的媳婦說，弟弟，開春了，人心裏就不冷防了，一冷就更冷了。母親最後告誡，老古話講得對，春要捂的。

我想起了從前，彷彿從前比現在要冷許多。其他不說了，穿了棉鞋，腳趾頭會凍到彎不轉來，會失去知覺，為了讓腳知道疼痛，我們有凳子不坐，白天滿場地跑，晚上滿屋子跑，像隻猴子，歇不下腳頭，面紅耳赤，氣喘吁吁了還不停，非要讓腳趾頭有感覺了不可；還有那雙手，手背腫得像饅頭，握個拳頭，手背會裂皮，會鑽心的疼。把手伸進灶堂口，讓火光照在手上，感覺心都暖的。那時，我一定搶着到灶頭後面燒火，那熊熊火光比太陽要近，比太陽要暖，而且暖的速度也特別的快。

這樣的天氣應該鑽進被頭裏去，但白天裏我們從來不窩窩。相反，我就約幾個夥伴，到外面去東走走，西望望。出門了，首先會看看屋簷下有無冰凌垂着，如冰凌垂着，就大喜，就捏一根放手，舔上幾口，嚼上幾口，聽聽聲音脆不脆、響不響。另外就要去河邊，看河面的冰結得厚與薄。看冰結的厚度，常常是一人伸右手拉着夥伴的左手，讓夥伴的左腳踏在河岸口，右腳伸出去，用腳跟輕踩冰面，如果一踩就碎，就要怨冰太薄了，說為什麼不冷點呢，最後期待當晚最

好零下七八度，這樣明天就可以順順當當地踏冰去。

第二天確實更冷了。父親說生活不好做了，搖搖頭，嘆嘆氣，就蹲在家裏喝悶茶。我懂得，父親是泥水匠，這樣的天氣，砌磚、粉牆，砂漿石灰都會冰凍，就無法幹泥水匠的行當了，錢就少賺5元。母親說，老天爺好，懂人心，再冷點，多冷幾天，蟲就吃不住，蟲死了，莊稼來年就有好的收成，大好事一件。我呢？心想最好下一場大雪，要下幾天幾夜，把房屋全部遮掉，把倉庫場的場地全部遮掉，我們可以扒出一塊水泥地，中間放一把穀子，放一隻雞，拉一根稻柴繩，捉幾隻麻雀。而到了晚上，可以穿蘆花鞋，也可以烘腳爐。睡覺了，母親會在我的被褥裏放一隻湯婆子。反正，我不想凍着，母親是不讓兒子凍着，鑽進了被褥，就像走進了夏天，周遭溫暖，愜意至極。

我倒是十分服帖家裏的雞鴨的。再冷的天氣，白天裏，雞鴨總是出來的，陽光有還是沒有都不影響牠們的出入。雞鴨吃的飯食都是冷嗖嗖的，也習慣了，腸胃都熬得住。母親說，雞鴨很聰明，到了冬天，雞毛就長厚了，跟狗是一樣的，天寒地凍也不怕。我聽後就覺得我們人不如雞鴨厲害，我們常說人的皮有厚薄嗎？為什麼冬天不去長厚一點呢？而要靠多穿衣服取暖。事實上，母親的話，說對一半，我看見一到大雪天，雞鴨們出來的時間就大為減少，主要是為了吃食填飽肚子，都是忙忙地吃，忙忙地回。雞鴨什麼時候進棚，是看天色的，天似黑將黑之時，牠們就進屋了，牠們出出進進，與時辰關係密切，確實與天冷關係不大。

我想到了自己，其實，我們這裏天再冷與人的活動關係不大，卻與人活動的意義密切

相關。比如，要給孫女買點什麼吃的，那麼最冷的天也會喜滋滋地街上去買的，冷也就無所謂了。像我這個年紀，一旦碰到老邁雙親有點微恙，我們會在第一時間趕回去看看的，從來不遲到。露天菜市場也是，那些大爺、老奶奶站在攤位前，雙手不斷地整理着菜蔬，好像也是不冷的樣子。放眼馬路上，馬路上車來車往，從來不斷連的，那些交通警察，都站在馬路的風口處，筆直地站立，雙手幾乎沒有停過揮揮，在交警眼裏，這樣的天气，也是平常的天气。為什麼？一個人，當自己要做的事情，變成了工作，變成了責任，變成了使命，冷就自然能夠克服。冬天再孤寂，再寒冷，說到底是一種自然現象，在自然面前，人類的活動一直以不重要，值得不值得為唯一標杆，天寒地凍，只是設置了困難，但無法阻礙人的嚮往與行為。

以往到了這個時間，感覺是一個「忙」字。回老家，看到場地的鐵架上橫着幾個三角棚架，上面豎着鹹豬蹄、鹹青魚。地上放滿了二妹三妹已經整理好的蔬菜：有芹菜、有菜頭、有芋頭、有大白菜，東一堆，西一堆，等待我們去裝袋。我想說，天氣不是很冷嗎？從菜園裏挑回來，再除去老葉，再分揀，再裝袋，濕濕乾乾，都是在場地上做的。場地上，東西一長溜、風吹也草動，是夠冷的，但妹妹們都做得板板，細心。最小的外甥抱着8個月的兒子撒撒，也在場地裏兜兜轉轉。看見我們，說是爺爺奶奶回來了，讓奶奶抱一下，奶奶抱了，不哭；我抱就哭。為什麼，我看區別在於：妻子的笑溫順、慈祥、和藹；我的笑呆板、嚴肅。這應該無關天氣，無關冷熱。

想到了母親的話，骨頭鬆了，春要捂的。我明白：我也是一副賤骨頭，去老家時不冷了，因而回來時也不冷。



偷懶度曲 梁君度

白雲堂的藝術傳承

我和網上相知已久的畫家黃湘齡於在「香港莆仙同鄉聯合會成立30周年」的盛會上見着了，彼此都覺得是老朋友久別重逢。一周後，我們再次相聚，她邀我加入她的《白雲堂藝術研究會》，我當真是喜出望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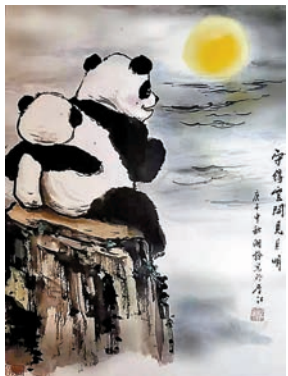
香港書畫界認識黃湘齡的人也許不是太多，但不知道她父親黃君璧的人恐怕就沒幾個。黃君璧在台灣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與張大千、溥心畬同稱中國畫壇三傑或渡海三家。黃君璧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畫壇大師之一，又是傑出的教育家，久為中外人士所推崇。

黃君璧擅詩、書、畫，畫兼能山水、人物和花鳥，是一個全能型畫家。他一生猶喜畫白雲、飛瀑與流泉，其畫室以《白雲堂》命名。有論者認為，黃君璧山水兼取南北二宗，姚夢谷云：「君翁的山水，望之鋒辣有北宗之義，而他用功最勤的卻追索南宗之長。」陳鶴齡則說，黃氏「晚年所作，用筆如長槍巨劍，鈎砍刺戳，銳不可當，蓋從馬遠、夏圭之斧劈皴變化而來者也。」

黃湘齡是黃君璧的小女兒，據說黃君璧有7位子女，只有黃湘齡繼承父業。她1975至1984年間在白雲堂隨父親習畫。並在1981年畢業於台灣復興美術工藝學校。黃湘齡在繼承其父黃君璧風格的典型黃

氏山水畫的同時，發展了極具個人風格的魚樂、四時景色、花卉。黃湘齡喜歡畫大熊貓，與許多畫家畫大熊貓不同的是，她筆下的熊貓充滿感情。她曾說：「我不光追求畫得似，我畫的熊貓眼睛會動，面部表情、神態會變化，有不同的動作姿勢，我創作的熊貓畫作是會表達喜、怒、哀、樂的感情。」故其筆下憨態可掬的熊貓作品，深得大家讚賞。

黃湘齡精研中國書畫藝術傳統，通過把握筆墨語言的經驗，參悟中國畫的畫理，孜孜不倦求取中國畫的心象和意境。她的創作既遵守藝術規律，又不墨守成規，在吸取傳統精華的同時，求新求變，善於透過其作品反映自己的精神品格和表達內心世界，運心象而造境。



◆黃湘齡筆下的大熊貓。作者供圖



從家創夢 王嘉裕

學會與孤獨為伍

說到孤獨，我們在忙碌的生活中，似乎大部分時間都塞滿了，看起來都是那麼熱鬧歡樂，但某些孤獨的時刻總是不經意湧上心頭，讓人倍感失落。

那些時刻也許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發生了一件無語的事，想要傾訴，但打開聯繫人列表卻久久不知道該找誰；看到美景想要合照，但面對身邊來往的陌生人想想也只能算了；下班後，獨自在餐廳吃飯，身邊的人群在談笑，心裏難免浮起一絲尷尬……

有時候，人的一種心情並不是因為多大的事情而導致，卻正是在那些不經意的時刻，一瞬間心裏便會感覺煩悶無助。我們可能常常會說喜歡一個人生活，享受獨處時光，那樣自由的時光確實能帶給我們比較好的體驗，不必受到別人的干擾，不需顧及別人心思，也許絕大多

數時間裏都很享受孤獨帶來的種種愉悅，但總有一些讓人感到孤獨是如此難以忍受的時刻。

這些心情雖然只是很短暫，卻讓人感覺非常難受，或許是因為和身邊的人相處不來，找不到能交心的人；也許是因為身在異鄉，為了某些事情，而必須忍受着孤獨。不管怎麼樣，在身邊孤獨時，我們會感覺自己就像一座荒島，別人不屑於進來，我們也難於自己走出去。而更有一種深切的孤獨，是旁人的不理解與屢次遭受的失敗，那真的會讓人瞬間懷疑人生。

這種心情大部分創業者也能體會得到，創業初期身邊的人大部分都不支持的，年少輕狂為了夢想一定要走到底，其實那一路都是挺過來，創業本來就是一種巨大的冒險，很多挫折和失敗都是自己無法預估的，總是屢遭失敗，每一次失敗對創業者來說都是很大的打擊。因為這些失敗驗證了身邊那些不支持者的

話：看吧，都說不行，你非要堅持。可那是他們的看法，自己心中還是不甘心，還是希望繼續下去，不知道有多少人背後說笑話，總之常常會感覺到一種深深的孤獨，有時候還會有一些不要繼續走下去的念頭？

事實證明，其實有時候我們並不是因為這件事不好做而放棄，而是因為覺得走平淡的路，至少沒那麼孤獨。簡單來說，就是敗給了孤獨，但大家是否想過，其實成功或失敗對於人生來說，最終也是成為一段往事而已，為什麼要這麼耿耿於懷成功與失敗？大多數人走的路，也許比較安全，但這種安全也意味着安於現狀。人生或者創業，其實都是自己走的路，個中滋味只有自己才最了解，既然我們決定了出發，初心還在就算被孤獨阻撓也要學會與孤獨為伍，才能看到最終的勝利。願所有創業者都能獲得成功。